



外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五

序二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
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
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
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

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恠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

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極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且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

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
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
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
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于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
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令與主薄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
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薄尉達之
而已王君聖紀主薄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
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
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
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
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
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而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無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

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言凶是
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
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
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
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
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
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
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
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

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
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是皆險恠竒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

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
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
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
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
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
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
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

家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八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已卦六爻是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碗屏歌序

張景山在號州時命治石橋小板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竒物也景山南謫畱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摸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嘆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

明堂致一有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
自以諫官供奉伏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
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
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
此九字一作可貴而而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
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
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

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

二字一願曰願令

一作為耆長往

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
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
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
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
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
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
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
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
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

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劔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邠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

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心已一作

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

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
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
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
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
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二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
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
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
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
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
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

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
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
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
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
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
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
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
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
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

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憚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

黃庭經序其生者

者下有也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

前作二

吏無

無吏字

言水旱

旱下有事字

訴

於宰相

四字作叫宰相以訴

四出

四作分

畿民之

三字作其

不得達

幾一霏潦

二字作水旱

易見

見下又有也易二字

通於

於作于

吏居

居作

隔生死曲直作曲直而民之志凡而二字有已聞于州于聞

乎作達于上子作乎天縣不壅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恕

薄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于州州不壅而達

尉云薄主薄尉尉作爲佐是縣作其尉以夫二字作予因二

十四日作十日無二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

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月當上此猶繫舊階疑未受命時作

傳易圖序至其無其有激云爾而作有激昔孔子子下

字其事無其必以書以作夫子自作子下有取卦體作

辭其下有以爲偽謬偽作聯屬屬作孔子言孔上有

不必作必也其證證作知矣矣作雖有述者

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者漸不師授而各自名家

今圖之所傳者焦贛費直二字上各自得作自言

學無之漢末費氏末下有

七賢畫序文纂作銘七賢畫事示焦生汪達云此篇

長樂集有信都公請作七賢圖事又云咨求學文之士爲之頌

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咨求學文之士爲之頌

贊將以刻石求告來裔而回也恕本不作求七賢畫贊與焦

公所請作詩者不一也始爲贊文纂作

伯強無蜀物文纂作無始爲贊文纂作

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作題龍茶錄後汪之云此篇

薛少佳客嘉時文作齋夕治平甲辰七月丁丑文時

卿嘉時文作齋夕致

作治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桑懌傳本舉無本往來得往來往來里中四字作爲

也也作夜入潛入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是

篋中凡推仆推作轉運使使文數無嶠古險嶠下有

涂山涂作捕之無之宣頭無頭授名名下有捕罪黜

巡檢檢下有其間二字見召懌至京此下脫輒出出

有者數日餘日民皆走民字作獨有無有三日有後

字則携文數作携其具携具自不畏畏字上刊本缺一

某處處作察其實作察得卒若干作乙若干按乙字乃

卒疑復命復上而非我我作送三班送下有與兵馬

與下有嶺手殺二字作乎而自伐而作與詐取譏也詐也

三亦思之然無此以行無二二廩二廩作固見民見上又

善劔善下有常畏謙作常遇人文數作而能者者作偉

烈偉作古之人有然焉文數焉不誣誣作知今人上知

有文懌所為懌上有次第之之下有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并序今此卷

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

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外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
謂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
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
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
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
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䟽也幸而城爲諫

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譏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常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

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
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
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
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旣致其意
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旣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殺幣

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旣美其意旣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旣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玕璜琺瑯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裴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一
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
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
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
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
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
干一作肝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
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忘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
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
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
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賈金而
求寶者亦之焉間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
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
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
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
試其價旣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

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資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旣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大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

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

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闕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

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

二字一作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

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

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

一作如

使後世尊崇仰望不

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

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

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

斛一有斗字

使臣下誅

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

於教人樹桑麻畜鷄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

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

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

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為之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
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
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
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
又敢務為竒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
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
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
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
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

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
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
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
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
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
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
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
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
也旣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
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

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
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
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
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
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
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
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
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

視之母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
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
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
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
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
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
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
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

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
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
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
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
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又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
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
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斲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嘗爾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坐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恠亦猶是矣
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悻脩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

一作賤

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不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諾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

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

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其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三字一作狂者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

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
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
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
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嘉盜取
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

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
所嚮若棄車川游滂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
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
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
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
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
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
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
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
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
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
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上范司諫書此文非一文海無一字

與郭秀才書羔羊一作羔鴈且少一作甚少

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一作且勞

第二書翦剝一作剪剔發之一作發堯禹一作堯舜禹孟軻之

言道一作軻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一作誠

第二書文章一作文字

答王相公書伏讀一作捧讀猶即一作叩寵若一作寵答消息一作

息愁無爲愁一作樂

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粲然賤技一作賤役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

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

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

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

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閔言高論流鑠前後者

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

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

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

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

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

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

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

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

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

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

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

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

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

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臯陶益稷之徒者五

一作稷契者之徒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

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

申一作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

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

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

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

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

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

疑其壞傑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

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

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

述之不暇况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

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圜執鞭扑猶為幸歟

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

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

大人於世者徃徃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

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籍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

一有閣下二字

之於楊氏不

為無恩矣其不肖其

一作莫

能繼

一作光

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籍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

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
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
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
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
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
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
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
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
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
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
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

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
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
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
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
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
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
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
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
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
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
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
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
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
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
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浴汴絕淮泛大江
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
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

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
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
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
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
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
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
茶笋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
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
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
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
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
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
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

之與几席枕籍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竒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而有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

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塞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祗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脩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况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爭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

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齊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

叙但避猶預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不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定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渭於晉得相見旣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兩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柰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胷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
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
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况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者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

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
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
歡戚勢旣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
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
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
又卧病草率走介記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
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

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不得以故又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徃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追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徃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

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

首復書于判官秘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

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辱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

而輒竒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
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
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
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
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
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
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
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
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
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
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已然非有深仁
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
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

一無私者字

一作嘗獨

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

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

與高司諫書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予友尹

不可屈之節屈字下一有曲字不以賢者一作以不賢者

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作其一

第二書五七盃一作七五盃

第四書及陝一作及至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自恕今乃一作乃今



